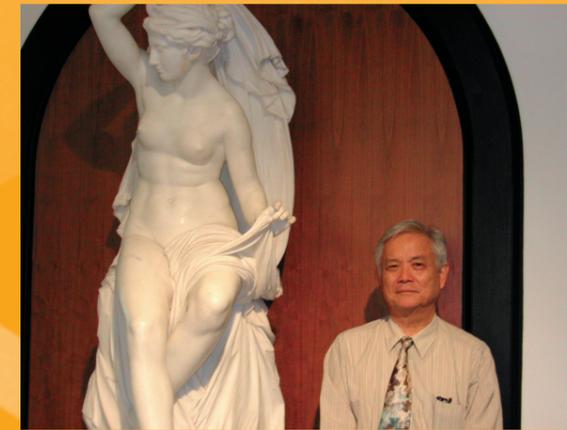


無聲世界的藝術天空

— 潘元石專訪

An Interview with Y. S. Pan

徐憶嘉
Yi-Chia HSU
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/ 嘉義市垂楊國小教師



潘元石館長近照。

台南奇美博物館的館長室有著香濃的卡布奇諾、特製的小餅乾，加上浪漫優雅的古典音樂，和潘元石館長的談話，就在這樣舒適輕鬆的氣氛中開始。

潘館長幼時接受日本教育，因熱愛繪畫而報考台南師範學校藝術科，民國四十四年(1955)畢業時(第三屆)，榮獲台灣學生美展油畫特選第一名。當時南師的朱匯森校長(曾任教育部長)推薦他至台南盲啞學校(現台南啓聰學校)服務，在這二十五年期間，對於特殊學生之美術教育，有著相當多的付出與心得，曾獲十大傑出青年獎。潘館長教職退休後，投入藝術行政的工作，這十多年來，先後擔任信誼基金會學前教育館長，台南市文化基金會執行長，現為台南奇美博物館館長。

教學的回憶

潘館長相當懷念小學生活，他說：「那時讀書只有半天課，下午日本籍老師會留我和另一位同學在教室畫圖，老師拿許多東西來讓我們邊玩邊畫，雖然沒有

特別教但我們玩得很愉快，我當時很希望長大後也要做這樣的老師。由此可知，老師的教學方式對學生非常重要，讓學生成為好學生或壞學生都很容易，端視老師對學生所付出的感情。」

師範畢業當天，朱匯森校長介紹潘館長到盲啞學校教書，當時他考量該校離家近、不需為學生惡補功課、又可以自在地畫畫，一口就應聘，且一教二十五年。潘館長後來將這些年的心得，寫了一本《給聾啞美術教育》。他說：「傳統的教育並沒有課程讓師範生知道如何教有特殊障礙的小孩，到了民國五十四年(1965)左右，彰化教育學院(現彰師大)才開始試辦特殊教育。我教書的前兩年都在摸索，從簡單的手語學起，要克服很多的難題。啓聰學校的學生心理上多少有些不平衡，他們很相信老師，因為老師都為他們著想，另一方面他們對父母有恨意，認為爸媽把他生成這樣，老師可以透過繪畫方式慢慢開導他們，將他們的心緩和下來。」

「聽障的學生跟一般小孩有很大的差距。我想要了解啓聰學

校的學生跟正常小孩的差距，偶爾會去幾個幼稚園教，目的就是要做個比較。畫人物時，啓聰學校的學生常不畫耳朵，因為他們覺得耳朵跟他們沒有關係；再者，一般孩子用的色彩較柔和，他們常使用較強烈對比的色彩；我們畫的表情都比較快樂，他們的畫臉上較無表情，比較極端。聽不到聲音對一個人在社會上的適應與學習，影響太大了，他們對時間沒有概念，舉個例子，現在飛機從哪邊飛來，一般人光聽聲音就能知道，無形中會有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概念，但他們因為聽不到，不太了解時間的意義，因而影響語言能力，無法表達感情，脾氣較易暴躁。若能透過美術教育，讓他的內心想、感覺可以從繪畫中表現出來，或許多少可以紓解他的心情鬱躁，所以美術活動對學生來說，非常重要。為了加強他們對時間的概念，我在版畫教育下很大的苦工，繪畫是一種直接的表現，但版畫是間接的，構圖完要製版，製版完要印刷，然後作品才會完成，其中任何一個階段若有疏失，這個作品就不好了，所

以我從這地方來加強每一個階段的環節，強化他們對時間的觀念，結果有很大的成效！」

關於繪畫比賽

為了鼓勵學生，潘館長讓學生參加許多繪畫比賽。他說：「比賽是一個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當時我讓他們參加比賽，得到很多國外的大獎，像是韓國和義大利的獎；由於得了很多大獎，我的教學出了名，有一年還被選上十大傑出青年。參加比賽的目的是讓學生知道：『跟世界上正常人比，我們還比人家強耶！』這樣來激勵他們、增進信心。」

「台灣大概是民國十年(1921)的時候，開始推行兒童美術教育，比賽是其中一個推廣的方法。到了我參加第一屆至第十屆世界兒童畫展的評審時發現，很多老師認為比賽就是要得獎，所以會干預孩子的表現手法，甚至有的老師非常厲害，要學生在一幅畫裡只用色表中四個色彩去變化，畫出來的效果特別不一樣，能吸引評審的眼光。比如畫一片

海砂，老師覺得畫得不夠，叫孩子拿著細筆，一點一點畫出海砂的質感，單單點那片海砂，我想至少要十個小時以上，孩子在點的時候痛苦得不得了，因為那不是他的意思啊！這樣的作品送過來，如何給他鼓勵？倒是小朋友很輕鬆地像在海砂上面跑步，將愉快的心情畫出來，我們會給他鼓勵，因為繪畫本身就是一種感情的表現。我認為畫畫比賽沒有辦法分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小孩子的圖畫，構圖蠻可愛的，色彩蠻可愛的，都有他的特色，站在鼓勵的性質，不要有明顯競爭。應該把給獎的範圍分配寬一點，像是特優獎選二十個、優選四十個、佳作一百個。當然比賽的時候有一些小朋友隨便亂畫就走掉了；有次有個小朋友很好笑，畫完覺得自己畫得很好看，就不交回去，他說：『我才不要交，帶回家阿公會獎勵！』

對於淡化學生比賽得獎的壓力，館長認為：「學生對繪畫感不感興趣，責任在於老師。孩子有個特殊的心理現象，比如早上他看到路邊有隻狗玩得很高興，晚上回家時，又看到一群小孩在玩彈珠，就



潘館長為觀眾導覽。

忘了早上那隻狗。所以你只要告訴學生：『畫完以後要將畫送去比賽喔！』就好，不要再提起，他就忘啦！等到得獎了再跟他說：『上次你畫的畫得獎了。』過幾天他可能又忘了。對他來說，這是過去的事，得獎不得獎孩子不會計較太多。但我知道老師的壓力來自學校，幾年前，台南市政府辦環境保護的繪畫比賽，一個有美術資優班的國小送出的十幾幅畫，只有一幅得獎，當時台南市只有那個學校設美術資優班，結果校長跟老師說：『你看！多漏氣，枉費是美術資優班！』，結果那老師說：『校長，我從今天開始不教美術班了！』沒得獎並不表示老師或學生差，可能是評審老師的角度不同，我們教學生不只是要去比賽啊！但是比賽成績卻成為老師的壓力。」

博物館教育

潘館長描述從美術教育轉為博物館行政業務之心路歷程，他

說：「在啓聰學校二十五年的教學生涯之後，我覺得一個正常人應該再回正常的社會。由於每天跟那些學生一起，很少有講話的機會，所以我的聲音越來越小，國語也不標準，加上手語不只是比，還要靠臉部的表情，比如說這個桌子很重，要有手往上搬東西的感覺，但櫃子比桌子重，雖然也是這樣比，但你的表情要糾結眉頭，表示很重，久了之後，面孔的表情肌肉就跟他們一樣，外人常以為我也是啞巴。後來彰化師院訓練一批老師到我們學校來，我發現他們有熱忱有幹勁，再加上人到一定年紀，體力也較差，我就退下來。其實，當老師二十五年就好，在人生最好、最精華的時候奉獻出來，再來就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這是我的做法。」身為奇美博物館的負責人，潘館長依然有著教育者的使命，他認為參觀博物館時，導覽是了解作品精髓的重要關鍵：「如果不是團體預約，我們還是會依需求安排導覽，尤其是西洋美術部分，必須經由導覽才能得知精髓

所在。比如去希臘看神殿，看到一片山，一堆石頭，有什麼意思？但是成功的導覽員卻能讓觀眾感動得掉下眼淚！導覽要看對象，大人和小孩子的導覽方式是不同的。我們有一幅『蒙娜麗莎的微笑』，是法國的顧問替我們找的一百年前的仿品，配上和真品一模一樣的框，觀賞者在奇美看過這張仿作，將來到羅浮宮看真品時，馬上能取得畫作的精髓，導覽時可提醒觀眾：『這幅畫最出名的是蒙娜麗莎那世界公認最漂亮的雙手，仔細觀察日本皇太妃或是柯林頓的太太，到公共場所時都是這樣擺放的，從今天開始你的手都這樣擺的話，也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手！』這會使人產生藝術的修養，也可從這個地方指導孩子優雅的公共禮儀。」

奇美博物館的藝術品擺設方式與其他博物館不同，潘館長解釋：「將雕塑和油畫間隔擺放有兩個原因，一是空間的限制，另一是較富變化性，使看畫者視覺有平面立體的變化。有些國外的專家覺得畫掛得太擁擠，說：『在國外牆面很大，就只掛兩三幅。』我總回答：『因為大家從老遠來不容易，多給人家看一點啦！』博物館最重要的特色是典藏，奇美從十四年前什麼都沒有，到現在的規模，都是我和同事們一手創立起來的。目前展出的作品，約館藏的四分之一，每年還安排作品外借展覽，如國父紀念館、故宮博物院等都會有過我們的足跡，希望有更多人可以

欣賞到我們的藝術品。通常政府蓋博物館，蓋得越大越好，經費都用在硬體上，軟體就顯得空洞，必須辛苦借作品來展。奇美不是，我們從買藝術品開始，到一定程度後再蓋這個館，將來我們還會在附近蓋一個更寬闊的展示空間。」

奇美博物館將博物館的功能發揮至極致，館長說：「大部分的博物館都是禮拜一不開放，做維護整理的工作。奇美利用維護期間，開放讓有興趣的民眾來面對藝術原作畫素描；來畫的人看到我，總要我講評，我說：『畫得太好啦！你們有興趣到這兒來畫就太好啦！』曾有一群高雄市的家庭主婦來，高雄美術館新的館長剛好也來，我跟其中幾個市民介紹他們的新館長，館長講了一句非常好的話，『今天最高興的是看到我們高雄市民，特別坐車到這裏畫素描，這樣的熱忱令我非常感動！』他的這句話，深深鼓舞那些民眾，這也是我非常強調的。」

個人創作

關於版畫創作，館長說：「我都是利用晚上創作！這個月底還邀請一位日本國寶級的版畫專家——山高登先生在台南開研習會。我不太畫油畫，因為發現自己對色彩的微妙變化並不敏感，所以從版畫製作來加強；版畫除了色彩以外，還有幾何表現等技

法，另外藉此隱藏自己對色彩笨拙的短處。其實，一個人對色彩的敏銳能力大概有百分之八十屬於天份，就像一個音樂家，音感約有百分之八十屬於天份，沒有音感就無法成為偉大的音樂家，但是技法可以訓練，版畫也是一樣。」

期許與建議

培養藝術欣賞的能力是潘元石館長不斷強調的重點。他認為：「美術教育一定要廣，繪畫、雕塑、建築、音樂等都可以含括在藝術領域裏，也許一個孩子不喜歡畫圖，可是他喜歡玩土，透過捏土同樣可以達到教育的目的，因為藝術是相通的，要以孩子的個性為主。人的一生除了工作，也要休閒，如果有藝術的涵養，休閒會不一樣。有些人工作得很辛苦，即使有空閒也不知善用，若能重視精神生活，比如聽音樂會、看畫展，這樣休閒是無限的。因此，美術教育不是希望孩子將來當畫家，而是能做一位藝術愛好者，只要大家很喜歡欣賞藝術品，會不會畫並不是最重要的。」■

（註：本次訪談尚有林儷婉、賴淑卿、林泱秀、魏志菁、廖翎吟等參與。）